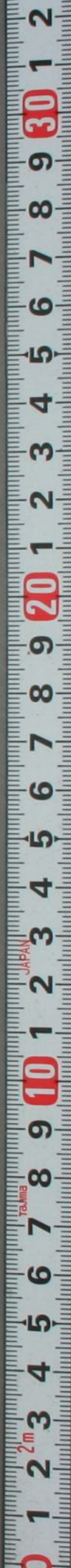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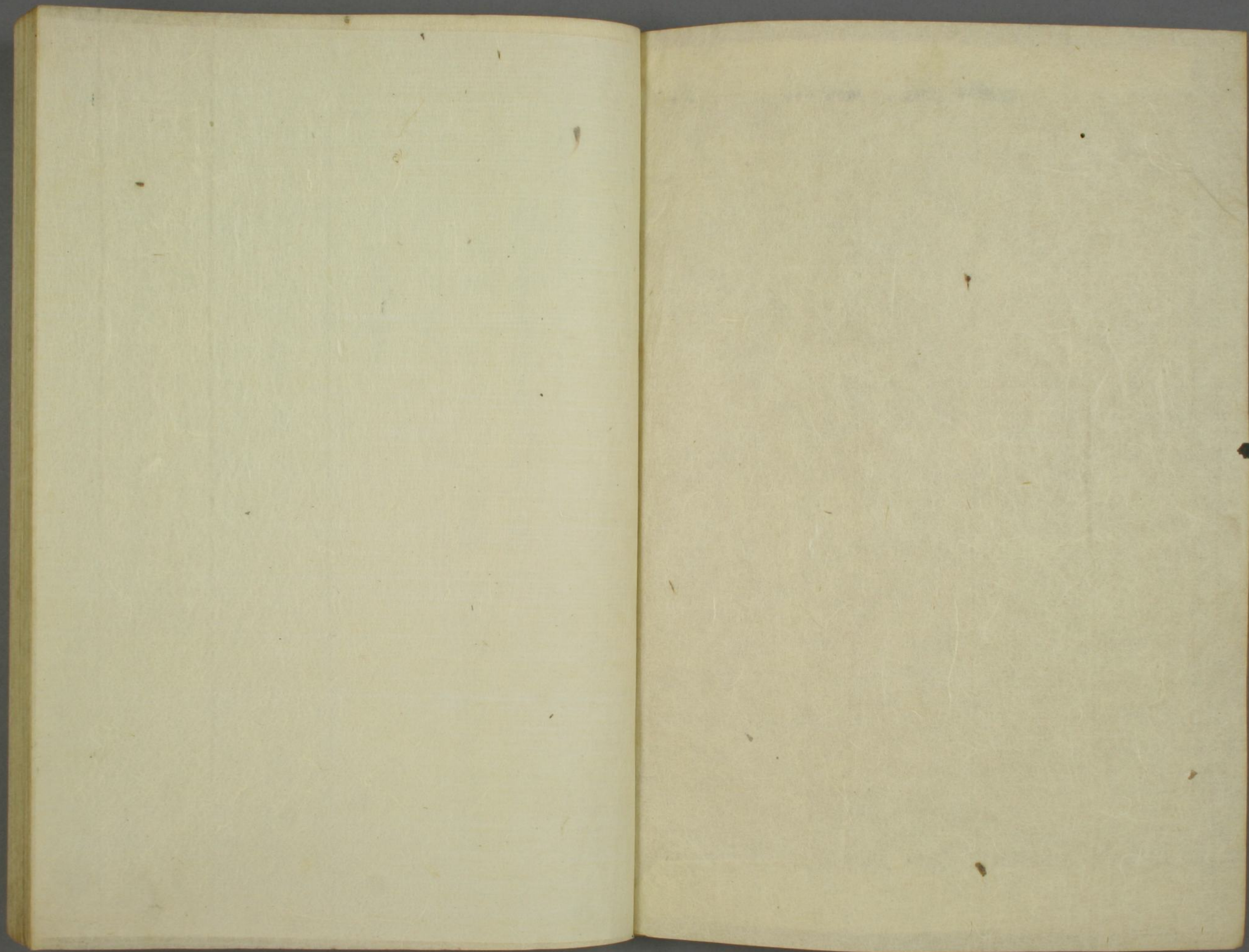
古今法書苑

四十五  
四十六

118  
49  
24











古今法書苑卷之四十五

吳郡王世貞元美甫編

雲間王乾昌伯元甫校

十二之金一

集古錄目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疆有力而不好好  
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  
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  
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  
生深淵採者晉絙而入水形非人往往不出則下  
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餽糧而後進其





崖崩窟塞則遂塋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恠竒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漂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

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恠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爲轉傳一作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爲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繆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



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廬陵歐陽脩序。

脩在洛陽，與余遊者，皆一時豪雋之士也。而陳郡謝希深，善評文章，河南尹師魯，辨論精博，余每有所作，二人者必伸紙疾讀，便得余深意，以示他本，亦或時有所稱，皆非余所自得者也。宛陵梅聖俞，善人君子也，與余共處窮約，每見余，小有可喜事，懽然若在諸已，自三君之亡，余亦老且病矣。此序之作，既無謝尹之知音，而集錄成書，恨聖俞之不見也。悲夫。嘉祐八年歲在癸卯七月二十四日書。

錄目記 公子棐

集古錄既成之年，家君命棐曰：吾集錄前世埋沒，欠缺落之，獨取世人無用之物，而藏之者，豈徒出於嗜好之僻，而為耳目之玩哉？其為所得，亦已多矣。以故嘗序其說，而刻之，又跋於諸卷之尾者，二百九十六篇，序所謂可與史傳正其闕繆者，已精而不備也。棐退而悉發千卷之藏，而考之曰：嗚呼，可謂詳矣。蓋自文武以來，迄于五代，盛衰得失，賢臣義士，女媀雄賦，亂之事，可以動人耳目者，至於釋氏道家之言，莫不皆有，然分散零落，數千百年，而後聚於此，則亦可謂



難矣其聚之既難則其久也。又將遂散而無傳宜公之惜乎此也。於是各取其書撰之人事迹之始終所立之時世而著之為一十卷以附於跋尾之後。夫事必簡而不煩然後能傳於久遠。今此千卷之書者刻之金石託之山崖未嘗不為無窮之計也。然必待集錄而後著者豈非以其繁一作多而難於盡傳哉。故著其大略而不道其詳者公之志也。熙寧二年二月記。右集古錄序成於嘉祐末年其云有卷帙次第無時世之先後蓋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此公述千卷不以世代為序之意也。又云撮其大要別為

錄目因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此公述錄目跋尾之意也。至熙寧二年公之子叔弼記其後云公命棐曰吾跋諸卷之尾者二百九十六篇若撮其大要別為錄目則吾未暇。棐乃盡發千卷著其大略自今觀之公序明言別為錄目而棐乃記公未暇之語世傳集古跋十卷四百餘篇而棐乃謂二百九十六篇雖是時公尚無恙後三年方薨然續跋纔十餘耳不應多踰百篇得非寫本誤以三百為二或棐記在熙寧之前耶。棐又云為十卷附跋尾之後今錄目自為一書乃二十卷不過列碑石所在及其名



氏歲月初無難者何未暇之有是皆可疑姑以槩所  
記附公本序之後而自周秦至于五季皆隨年代為  
之序庶幾時世先後秩然不紊間有書撰出於一手  
其歲月相邇則類而次之又於每卷之末備存當時  
卷帙之次第既以便今亦不失其初云

### 金石錄序

余自少小喜從當世學士大夫訪問前代金石刻詞  
以廣異聞後得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讀而賢之以為  
是正譌謬有功於後學甚大惜其尚有漏落又無歲  
月先後之次思欲廣而成書以傳學者於是益訪求

藏畜凡二十年而後粗備上自三代下訖隋唐五季  
內自京師達于四方遐邦絕域夷狄所傳倉史以來  
古文奇字大小二篆分隸行草之書鍾鼎籀簠尊敦  
獻鬲盤杆之銘詞人墨客詩歌賦頌碑志叙記之文  
章名卿賢士之功烈行治至於浮屠老子之說凡古  
物奇器豐碑巨刻所載與夫殘章斷畫磨滅而僅存  
者略無遺矣因次其先後為二千卷余之致力於斯  
可謂勤且久矣非特區區為玩好之具而已也蓋竊  
嘗以為詩書以後君臣行事之迹悉載於史雖是非  
褒貶出於秉筆者私意或失其實然至其善惡大節



有不可誣而又傳之既久理當依據若夫歲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刻考之其抵牾十常三四蓋史牒出于後人之手不能無失而刻詞當時所立可信不疑則又考其異同參以他書為金石錄三十卷至於文辭之媿惡字書之工拙覽者當自得之皆不復論嗚呼自三代以來聖賢遺迹著于金石者多矣蓋其風雨侵蝕與夫樵夫牧童毀傷淪棄之餘幸而存者止此爾是金石之固猶不足恃然則所謂二千卷者終歸於摩滅而余之是書有時而或傳也孔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

乎己是書之成其賢於無所用心豈特博奕之比乎輒錄而傳待後世好古博雅之士其必有補焉東武趙明誠序

右金石錄三十卷者何趙德父所著書也取上自三代下訖五季鐘鼎甌鬲盤匱尊敦之款識豐碑大碣高賢晦士之事跡凡見于金石刻者二千卷皆是正譌謬去取褒貶上足以合聖人之道下足以訂史氏之失者皆載之可謂多矣嗚呼自王涯元載之禍書畫與胡椒無異長輿元凱之病錢癖與傳癖何殊名雖不同其惑一也余建中辛巳始歸趙氏時先君



作禮部員外郎。丞相時作吏部侍郎。侯年二十一在太學作學生。趙李族寒，素貧儉。每朔望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嚼自謂葛天氏之民也。後二季出仕宦，便有飯蔬衣練，窮遐方絕域，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日就月將，漸益堆積。丞相居政府，親舊或在館門，多有亡詩逸史，魯壁汲冢所未見之書，遂力傳寫，浸覺有味，不能自己。後或見古今名人書畫，一代奇器，亦復脫衣市易。嘗記崇寧間，有人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萬，當時雖貴家子弟，求二十萬錢，豈易得耶。雷信宿計無所

出而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後屏居鄉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餘。連守兩郡，竭其俸入，以事鉛槧。每獲一書，即同共勘校，正集籤題，得書畫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盡一燭為率。故能紙札精緻，字畫完整。冠諸收書家。余性偶強記，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角勝負。為飲茶先後，中即學盃大笑。茶傾覆懷中，反不得飲而起。其心老是鄉矣。故雖處憂患，困窮而志不屈。收書既成，歸來堂起書庫大廚，簿甲乙置書冊，如要講讀，即請鑰上簿，關出卷帙，或少損



汙必懲責措完塗改不復向時之坦夷也是欲求適  
意反恥慄慄余性不耐始謀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  
無明珠翡翠之飾室無塗金刺繡之具遇書史百家  
字不刊缺本不訛謬者輒市之儲作副本自來家傳  
周易左氏傳故兩家者流文字最備于是凡按羅列  
枕席[ ]意會心謀目往神授樂在聲色狗馬之上  
至靖康丙午歲侯守淄川聞金人犯京師四顧茫然  
盈箱溢篋且戀戀且悵悵知其必不為己物矣建炎  
丁未春三月焄太夫人喪南來既長物不能盡載迺  
先去書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畫之多幅者又去古器

之無款識者後又去書之監本者畫之平常者器之  
重大者凡屢減去尚載書十五車至東海連艦渡涯  
又渡江至建康青州故地尚鎖書冊什物用屋十餘  
間期明年春再具舟載之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  
謂十餘屋者已皆為煨燼矣建炎戊申秋九月侯起  
復知建康府己酉春三月罷具舟上蕪湖入姑孰將  
卜居贛水上夏五月至池陽被旨知湖州過闕上殿  
遂駐家池陽獨赴召六月十三日始負擔捨舟坐岸  
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爛爛射人望舟中告別  
余意甚惡呼曰如傳聞城中緩急奈何戟手遙應曰



從衆必不得已先棄輜重次衣被次書冊卷軸次古  
器獨所謂宋器者可自負抱與身俱存亡勿忘也遂  
馳馬去塗中犇馳冒大暑感疾至行在病疴七月末  
書報卧病余驚怛念侯性素急奈何病疴或熱必服  
寒藥疾可憂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大  
服柴胡黃芩藥瘡且痢病危在膏肓余悲泣倉皇不  
忍問後事八月十八日遂不起取筆作詩絕筆而終  
殊無分香賣履之意葬畢余無所之朝廷已分遣六  
宮又傳江當禁渡時猶有書二萬卷金石刻二千卷  
器四茵褥可待百客他長物稱是余又大病僅存喘

息事勢日迫念侯有妹婿任兵部侍郎從衛在洪州  
遂遣二故吏先部送行李往投之冬十二月金人陷  
洪州遂盡委棄所謂連艦渡江之書又散為雲煙矣  
獨餘少輕小卷軸書帖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說鹽鐵  
論漢唐石刻副本數十軸三代鼎彝十數事南唐寫  
本書數篋偶病中把玩搬在臥內者巍然獨存上江  
既不可往又虜勢叵測有弟遠任勅局刪定官遂往  
依之到台台守已遁之剡出陸又棄衣被走黃巖顧  
舟入海犇行朝時駐蹕章安從御舟海道之温又之  
越庚戌十二月放散百官遂之衢紹興辛亥春三月



復赴越，壬子又赴杭。先候疾亟，時有張飛卿學士攜玉壺過視，侯便攜去。其實珉也，不知何人傳道。遂妄言有頒金之語，或傳亦有密論列者。余大惶怖，不敢言。遂盡將家中所有銅器等物，欲走外廷投進。到越已移，幸四明不敢留家中，并寫本書寄剡。後官軍收叛卒，取去聞盡入故李將軍家。所謂歸然獨存者，無慮十去五六矣。惟有書畫硯墨，可五七簾，更不忍置他所。常在卧榻下，手自開闔。在會稽卜居，土民鍾氏舍，忽一夕穴壁負五簾去。予悲慟不已，重立賞收贖。後二日，鄰人鍾復皓出十八軸求賞，故知其盜不遠。

矣。萬計求之，其餘遂不可出。今知盡為吳說運使賤價得之，所謂巋然獨存者，廼十去其七八。所有一二殘零不成部帙書冊，三數種平平書帖，猶復愛惜如護頭目，何愚也耶！今日忽聞此書，如見故人，因憶侯在東萊靜治堂裝卷，初就芸籤縹帶，東十卷作一帙，每日晚吏散，輒校勘二卷，跋題一卷。此二千卷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澤如新，而墓木已拱，悲夫！昔蕭繹江陵陷沒，不惜國亡而毀裂書畫，楊廣江都傾覆，不悲身死而復取圖書，豈人性之所著，或生不能忘之歟？或者天意以余菲薄，不足以享此尤物耶？抑



亦死者有知猶斤斤愛惜不肯畱在人間耶何得之  
難而失之易也嗚呼余自少陸機作賦之二年至過  
蘧瑗知非之兩歲三十四年之間憂患得失何其多  
也然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  
得之又胡足道所以區區記其終始者亦欲為後世  
好古博雅者之戒云紹興二年玄默歲壯月朔甲寅  
易安室題

廣川書跋序

竝家自上世以來廣畜異書多有前人真蹟先君生  
而穎悟刻苦務學博極群書討究詳閱必探本原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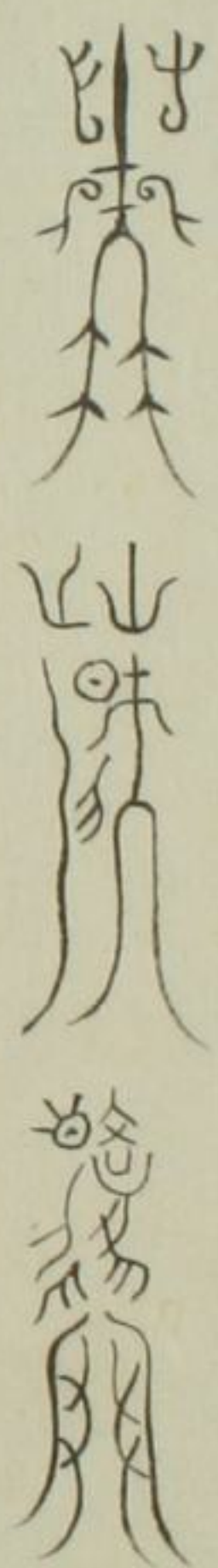
人而上鍾磬鼎彝既多有之其款識在秘府若好事  
之家者必宛轉求訪得之而後已前代石刻在遠方  
若深山窮谷河心水濱者亦託人傳撫墨本知識之  
家與先君相遇必悉出所藏祈別真贋訂證原流凡  
書畫題跋若事干治道必反覆詳盡冀助教化其本  
體法可為世範者必加顯異以垂楷或涉同異事出  
疑似必旁證他書使昭然易見探古人用意之精巧  
偽不能惑画察良工之所能臨摹不能亂爰自南渡  
鄉關隔絕先世所藏莫知在亡或已散逸過江隨行  
所携敗於兵火今所存得之煨燼餘年來為哀集在



者得書跋釐為十卷畫跋六卷繕寫藏諸家廟別錄  
以示子孫俾知先君博物洽聞古今鮮儷無墜家訓  
庶或師範其萬一焉爾紹興丁丑歲十月丙辰孤笄  
謹序

夏器

夏琯戈



王端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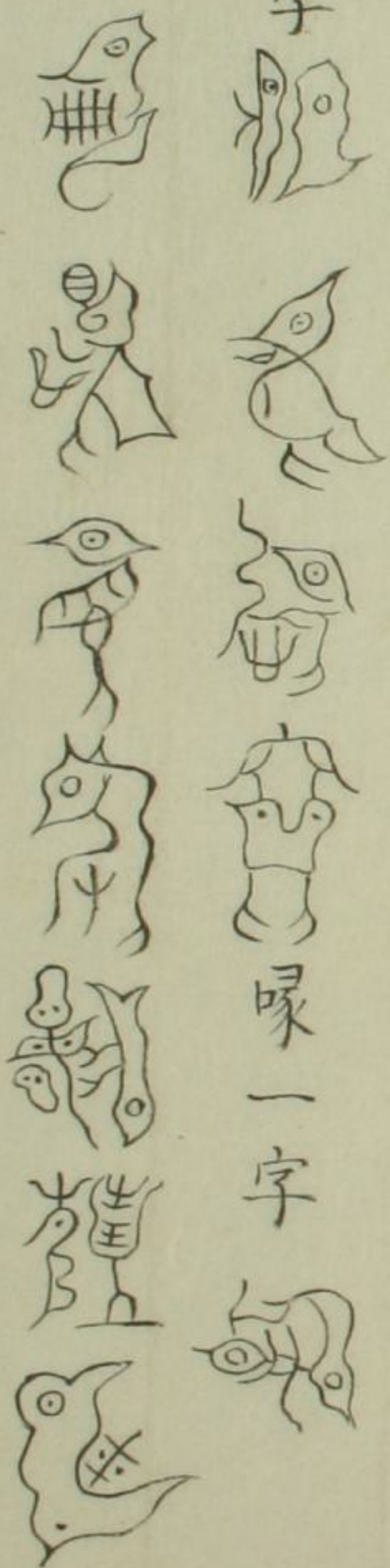


作琯戈

右琯戈銘六字舊藏龍暎李伯時家鈿紫金  
為文不可盡識江西漕使蔣宣卿云後三字  
乃作琯戈王仲庚以琯為用誤矣然第一字  
主字無疑下二字未詳昔夏禹以九牧之金  
鑄鼎垂運巧思鐫鏤之書以象形庾肩吾書  
品論曰蛟脚旁舒鵠首仰立正此書也

夏鉤帶

尾四字



喙一字



鉤腹二字

十八字

册命 敏往 祭

祭

册命

敏往

不

利

產

左右不

祭

則

寶相

右鉤帶銘三十二字皆鈿紫金為文不可盡識龍虎蟲鳥書也庚肩吾書品論曰魚猶捨鳳鳥已分蟲仁義起於麟鳳威形發於龍虎蓋此類也肩吾雖稽古而為此說乃未之見也鈿金為篆實出遼古張懷瓘書錄云往在翰林見古銅鐘二枚高二尺許有古文三百餘字紀夏禹功績字皆紫金鈿似大篆神采驚人蓋虞夏之時乃有此字也款識

夏方鼎銘

右方鼎銘藏岐山馮氏張侍郎舜民云夏時







喜雨  
賓客其怙

商鐘二出吉器物銘

安以樂  
鼓之夙  
暮不忘  
烏余子  
孫萬葉  
無疆用  
之協相  
音同前

商鐘二出吉器物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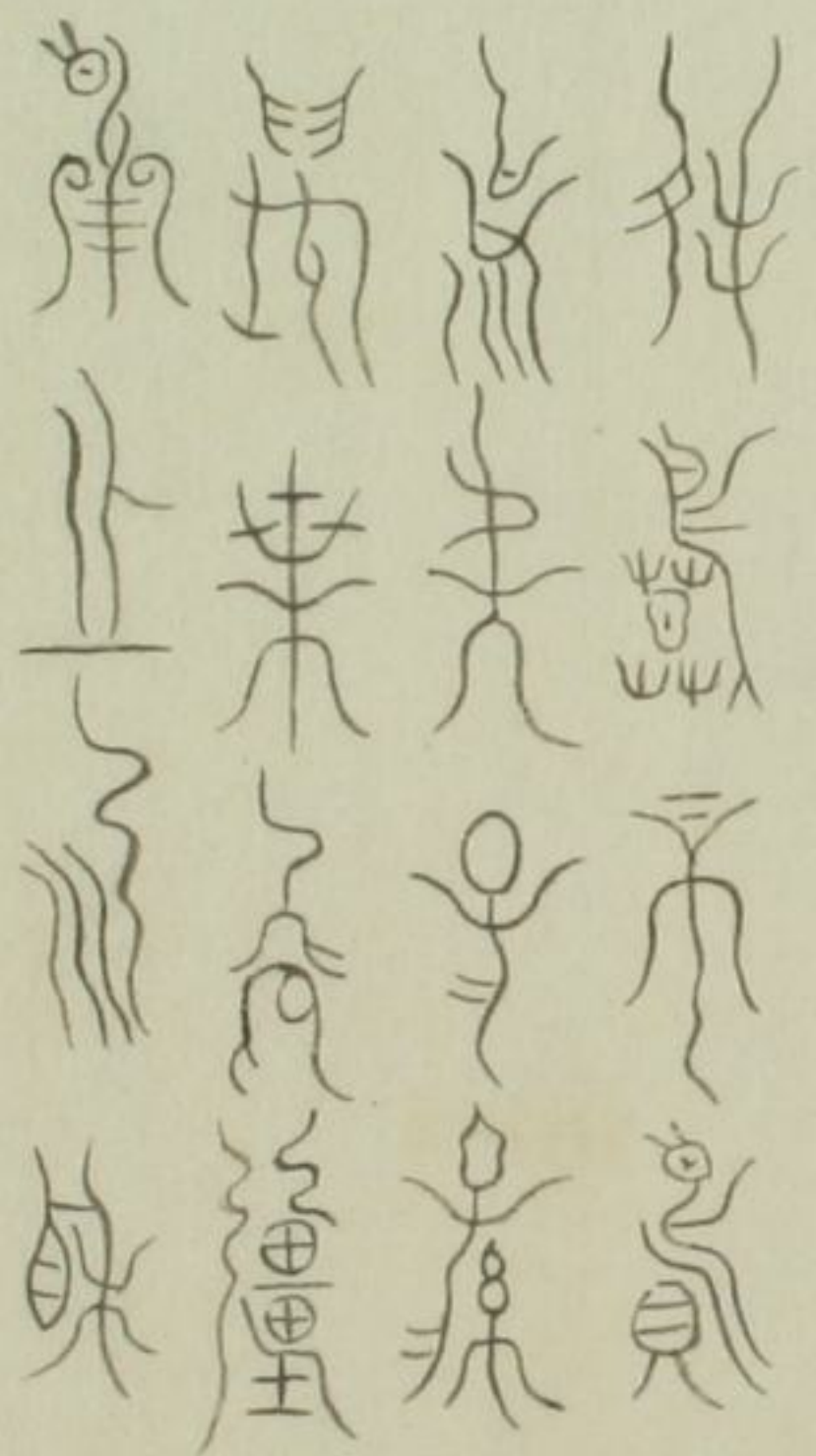
商鐘二出吉器物銘

商鐘二出吉器物銘



商鐘三出博古錄

商鐘三出博古錄  

音義與上同

右三銘一出維楊石本一出古器物銘一出博古錄識音竝同皆鈿紫金為篆博古錄云惟正月仲春吉日者蓋正月之吉適得仲春之節故謹其時而言之猶漢麟鳳銘言秋十月也然以是考之當作王春不必讀作仲款



識

商鐘四

商鐘四  


惟王夾鐘春吉月子  
昭鈴鼓之敷受繼命  
九州喜悅隆擇吉金  
用召和欣怡樂賓客  
於赫純魯侯望能全  
之格韵孔協萬年之  
後世自安烏余同  
汝之利玄孫以介眉壽

右銘藏董武子家一字未詳款識

商鼎





庚鼎



庚

博古圖云許慎云庚者秋時萬物庚之有實故其字作垂實之象

右按李氏古器錄說文庚位西方象秋時萬物庚庚有實此庚乃有垂實之象許慎記古語雖著其文今商器多象其形信漢儒著書自有原本由蝌蚪法行意漸與古書相失况隸法至今但點畫而已無復本初之意也識

辛鼎



辛

右辛鼎亦止一字按陶隱居刀劍錄云夏孔

甲在位四十年以八年九月歲次甲辰采牛首鐵鑄劍一銘曰田銘止一字器銘一字者多夏商之器也款識

仲作辛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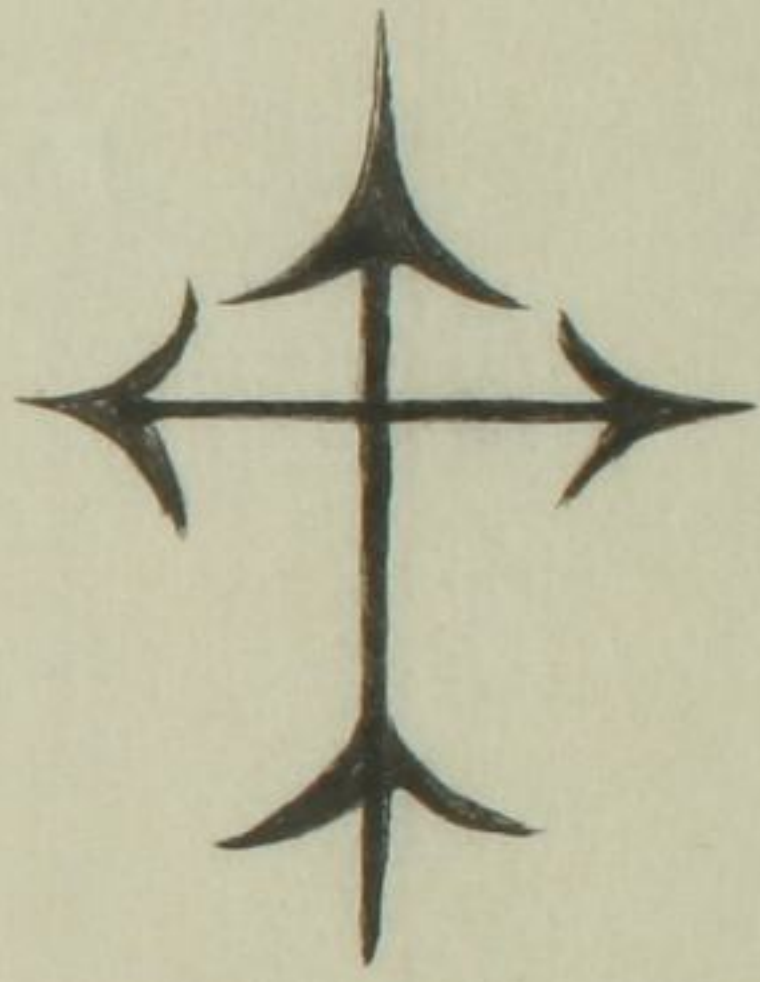
伯仲之敘別長少自堯舜以至三代盡然惟著稱則異夏商不待年五十凡長則稱伯次則稱仲周人必待五十而後稱伯仲此其制文也仲作辛鼎其可考者以名知之辛壬丁甲惟殷為序而伯不配甫者亦殷道也禮緯曰賁家稱仲文家稱叔又益知其說信然廣川





書跋

癸鼎



癸

右按說文癸之字具四草而此鼎之癸則一草三包蓋癸南是有組徙而東引連之象萬物之出也草昧而已草者至巽而齊昧者至離而明癸正北方而冬也故一草河岳洛書

三代傳寶而夏商為近故書畫之法未分至篆法既立乃本其意而具四草焉自漢揚雄許慎博羣書窮訓詁而智不及知微此鼎則造書之精義奧旨孰得而窺之哉款識

子鼎一



子

子鼎二



子

戈作立形

傳古鬲云一說商子姓故凡商之彝器其以子銘之者為多一說銘之子者以傳子孫之義







右二銘同而後一鼎作立戈形蓋子為父作  
鼎以銘其有武功耳款識

公非鼎  
非

按史記有公劉五世孫公非者考其時正與  
祖甲相近則作此鼎者當為公非無疑矣款識



蠶

按此鼎銘蠶象形篆也博古錄云蠶雖微物  
而善毒人亦君子所以思患而豫防之故其  
銘之於鼎也宜焉又按春秋左氏傳云公孫  
蠶鄭子蠶名也或者遂言子蠶所作詎知非  
古人欲為厚味之戒猶饕餮之象歟款識  
祕閣有舊鼎詳符初齊郡王上之其銘作蠶  
形余以書傳校之疑為公子蠶也春秋時如  
鄭厲魯公孫與陳祥之族雖皆蠶以□□然  
自昔古器得者多子尾所為自送女器不苟  
作皆考合禮經存當時制度知子尾為器且



𩚑

號饗鼎



號饗形

不勝舉也。古之為書者，盡於象形。許慎說文解字，雖本秦篆，然蠱之字，猶為象形。服虔曰：蠱，長尾為之。蝎，蝎毒傷人，曰蛆。張別今又既以蛆為蠱種，則不復以螿為蛆矣。以蠱尾為蝎，則還以蠱為異文，宜其古字廢也。廣川書右蠱鼎銘藏祕閣，銘一字象蠱形。呂氏考古圖云：即古文蠱字。金石銘

𩚑

𩚑

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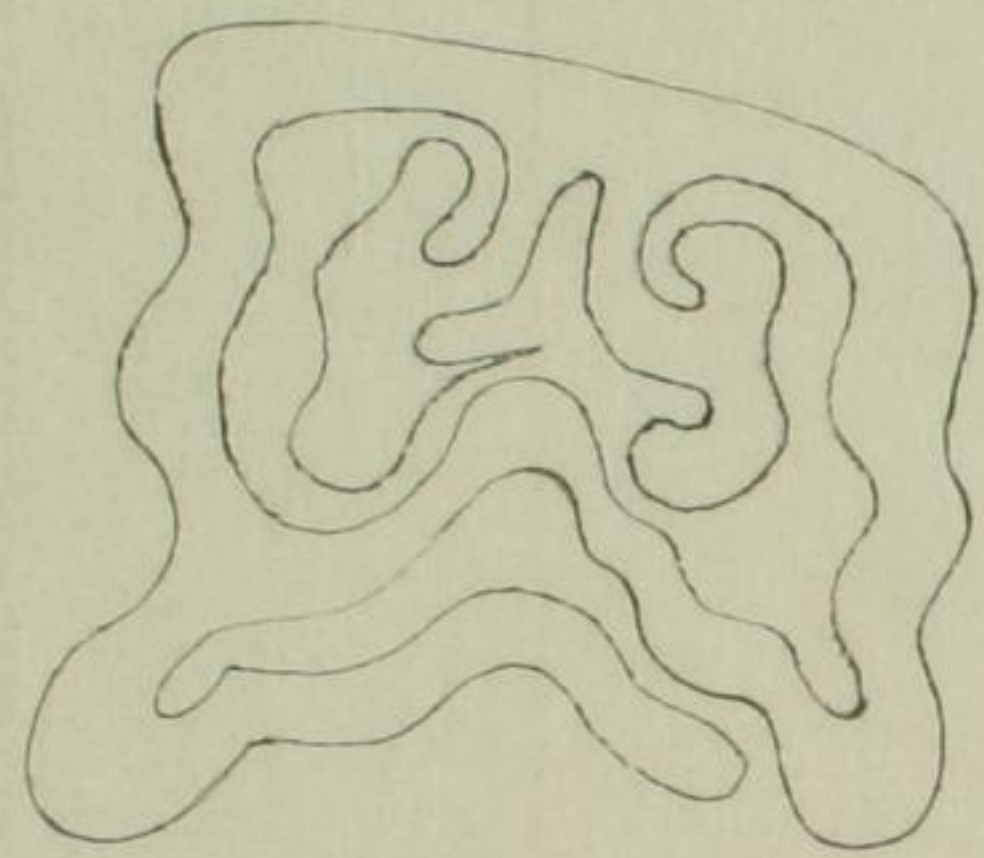
象形鼎

按博古錄云：此鼎款識純古，髣髴饗饗之形。後人觀象立名，故取以為號。至周，凡為鼎者，悉以此為飾。呂氏春秋獨謂周鼎著饗饗而不知其原實本于古也。春秋左氏傳曰：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故天下之人謂之饗饗。古者鑄鼎象物，以知神姦，鼎有此象，蓋示飲食之戒云。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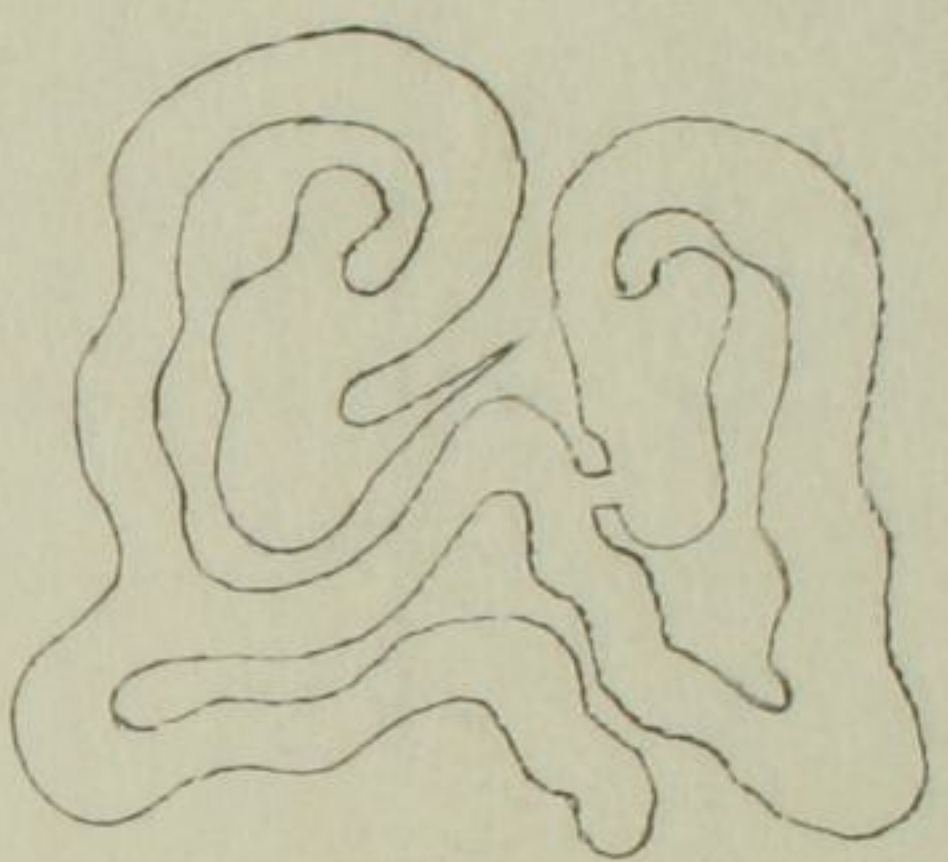
按鼎之字，<sup>上</sup>亼從二一，而口之下，從析木，一陰一陽之謂道，鼎者器也，而道寓焉，一則成象，<sup>效</sup>一則如法，故從二一木，巽火烹也，<sup>註</sup>故從析木，此鼎其文雖異，而下皆左右庾有析木之意，深得古書之體，蓋此銘者，古人所以正名也，<sup>以</sup>易考之，革去故鼎取新，又見其新新不窮之意，<sup>款識</sup>

濟南鼎一 古器物銘



濟南鼎二 向旂傳本





右二銘一出古器物銘一出向旂傳本字畫  
奇恠未容訓釋以鼎出濟南姑以名之本一  
器也緣傳寫不同未詳孰是聊併存之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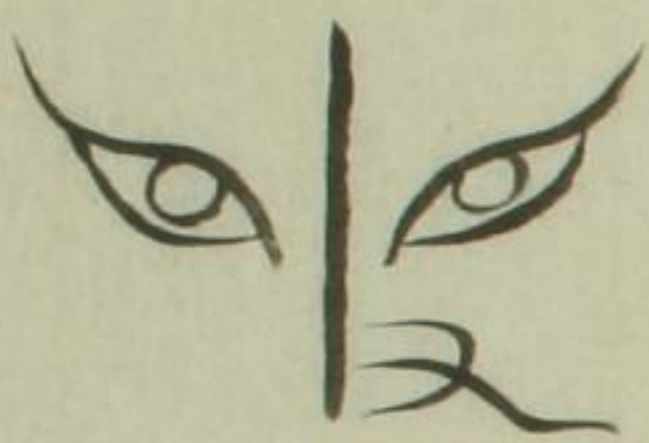
箕鼎



箕

右鼎銘古器物銘并淮陽石刻並考作箕字  
箕款人名也款識

瞿父鼎



瞿父

商器以父銘者多矣瞿則未詳其為誰然瞿



按當脫按博古圖云五字  
未作莫



之

作兩目與商瞿祖丁貞兩目相似未易以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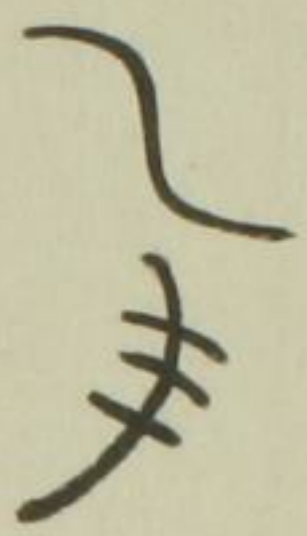
父子鼎



父

右鼎銘曰父子蓋為父作此鼎而言其父子者亦子子孫孫相承之意款識

乙毛鼎



乙毛

乙

右鼎銘曰乙毛博古云是鼎蓋毛熒之用于是乙毛目之然以愚考之毛其姓乙乃其號耳款識

乙鼎



乙作

右鼎銘曰乙作蓋作器者乙也商之名乙者甚多唯太丁之子獨曰乙今銘止曰乙得非太丁之子乎款識

寶鼎



父甲

作寶

右鼎銘曰作寶班固詩云洛修貢兮川效靈吐金章兮敲浮雲寶鼎見兮色紛紜煥其炳兮被龍文又鑄鼎象物以知神姦更民入山林川澤不逢魑魅魍魎是古人之寶也款識

父甲鼎

父

五戈形 上三出

父

子父甲

子父甲

銘曰子父甲作此鼎以追享其父也故加父

子父

人

子

綦父乙

綦父乙鼎

於上以顯尊神之意子字或作立戈或作橫戈皆所以銘武功耳款識

銘曰綦父乙蓋綦乃國名也歷攷商書雖不聞有國之名綦者然歸亳之際諸侯會者至于三千安知其無綦耶大抵為史者非因事見之則亦不能具載矣款識

子父丁鼎



子父丁

銘曰子父丁蓋子為父丁作此鼎耳款識

子父巳鼎

子父巳

子父巳

按三代之間惟商為尊神凡于祭祀必致其盡故其鼎間作子象以持刀非特鼎也尊之與齒悉著此焉蓋供子職者不如是不足以見其竭力從事之意是以先王之事親于羞濟則執鸞刀入舞則執戈戚至于籍田則秉耒焉必躬必親每如此又况尊神之世乎迹

耒 干

每

其商之世曰父巳者雍巳也凡鼎彝用享其父則必識以其子繼雍巳者其第太戊則所謂子果誰耶豈非繼其後者乃為之子耶款識

禾父巳鼎

禾父巳

禾父巳

銘曰禾父巳則象禾之形後世傳習之謬而以尊彝盡禾稼雖一時俗學之陋蓋亦有自來矣款識

其上

固

子父癸鼎



𠄎  
戈貝穿

父癸

𠄎

子父形

父癸

父癸

銘曰子父癸蓋子為父癸作此鼎以享其父也而子作立戈之狀凡祭享之器著弓刀戈戟者皆銘有武功也款識

月魚基鼎

月魚基

月魚基

按重修博古圖錄云古者祭祀之名不一祭

𠄎

𠄎

𠄎

亞形中虎父丁

亞形中虎父丁

天子圜丘祭地于方澤祭日于王宮祭月于夜明祭星于幽宗各以類求之既求其類又求其類於物耳如詩之謂季冬薦魚春獻魚者以其時為之薦享也基者無所經見惟說文以為荐物之基蓋象形也款識

虎父丁鼎

右鼎銘亞形內著虎象凡如此者皆為亞室



博古通云飾之虎所以取其義如司尊彝用虎彝以為追享之器蓋亦見其義之至耳商以此銘器至周監二代而損益之以致詳辨故獨有取於彝云

祐

亞室者廟室也廟之有室如左氏所謂宗祧而杜預以為宗廟中藏主石室者是也父丁者商君之號也款識

子孫父丁鼎一



孫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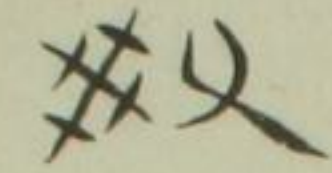
父丁子

子孫父丁鼎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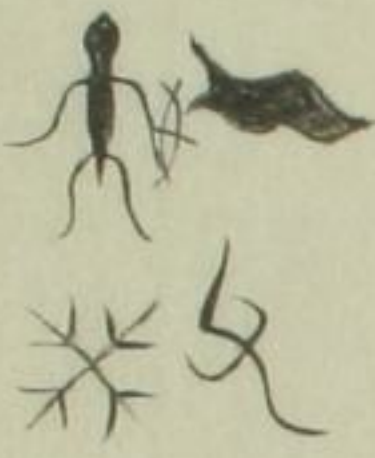


同上

右二銘前一器上一字作持刀之狀者孫也



兕形  
孫執父  
弓癸



兕父  
子執癸

兕父癸鼎

蓋子與孫同為父丁作此祭享之器耳後一器上一字曰祈有貽厥子孫之意款識

郭

右銘作子執弓者謂其有武功也旁作象形兕者昔人嘗取兕角以為觥鄗璞山海圖贊曰皮充武備角助文德古人取于兕者如此款識

子孫父癸鼎



子孫父癸

右銘子之字作橫戈與立戈之意同蓋子孫為父癸作祭享之器以明其有武功耳款識申鼎

申作

寶鼎

右銘曰申作寶鼎乃作鼎之名氏耳款識秉仲鼎

申

申

秉仲

秉仲者索諸書傳訖無所考然字畫奇古兩旁二字亦左右相戾有折木之意蓋鼎之為字下從折木耳款識

足跡父子鼎

足跡好作

禾鼎

禾鼎

右銘上作足跡之狀又言父子作禾鼎蓋父



伯申鼎

子同作此鼎足跡者言能繼跡于父祖也款識

伯申作

寶彝

伯申經傳無所見不可得而考矣款識

夔鼎

夔作尊

寶彝

夔乃作鼎者之名耳此鼎也而謂之彝蓋彝

博古圖模糊不可讀

者法度之器非亦彝之彝也款識

衛父辛鼎

衛父辛  
子孫父辛

衛與率同蓋作器者之名也率與子孫同作父辛祭享之器耳款識

父丁鼎

丁寶彝  
作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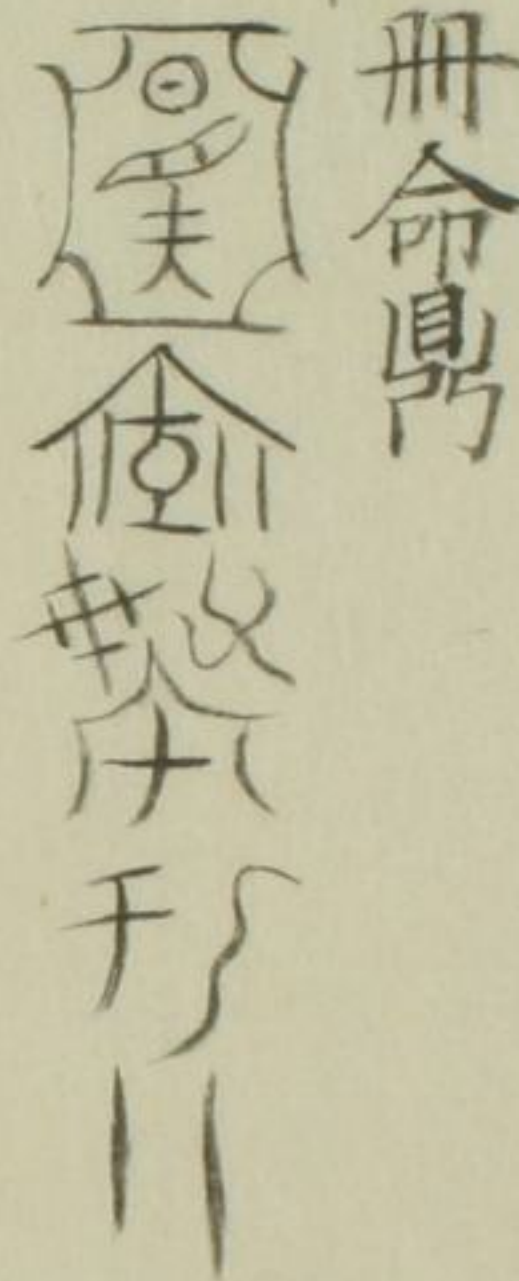


亞形中召夫  
辛子月○

右銘一字未詳乃作器者之名也款識  
召夫鼎

本通者字

召夫者于經傳無所考商冊命鼎亦著此銘也商時所作然較其款識無疑字而作亞內著召夫是亦廟器也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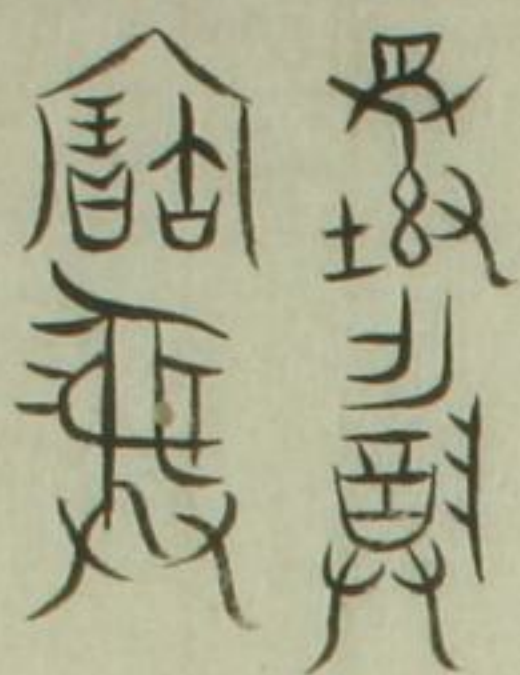
冊命



亞形中召夫室殺家刊行 冊命

昔周穆王命畢公而曰作冊畢則冊命者為冊書以命之也亞形中作召夫而繼以室家則為廟器也抑又明矣款識  
二字之

若癸鼎



垂形 癸四形 若文 中 乙主旗形



亞形中 若  
癸乙 父丁甲

右鼎銘于亞形中上作一若字銘其作器之人也旁作旗旆之勢于左旌其位也又作兩



手  
子互執物狀于右以著薦獻之象而且昭獲  
助也四隅作癸丁甲乙雜然陳布者紀其日  
也款識

父乙鼎

商  
子  
乙  
鼎  
父  
乙  
鼎  
父  
乙  
鼎  
父  
乙  
鼎

庚午王命寢廟辰  
見北田四品十二日作  
冊友史錫賴貝  
用作父乙尊彝  
按博古錄云友史者太史也曰友者如成王  
稱太史友之類所以尊之也古者太史順時

說文下有日字

民 羸 於

覲土蓋農官耳說文房星為辰田候也今日  
辰見則農當舉趾故命以北田四品所以授  
命時也昔者貨貝而曰寶龜而曰錫類貝者  
說文以賴為羸言錫貝之多也此商人作之  
以享父乙于寢廟而言乃及此者蓋寢廟宗  
廟也書曰用命賞于祖在宗廟之間作冊以  
錫功是亦賞于祖之意也乙之號在商有天  
乙有祖乙有小乙有武乙而惟太丁之子止  
曰乙蓋不知其為何乙也款識

間作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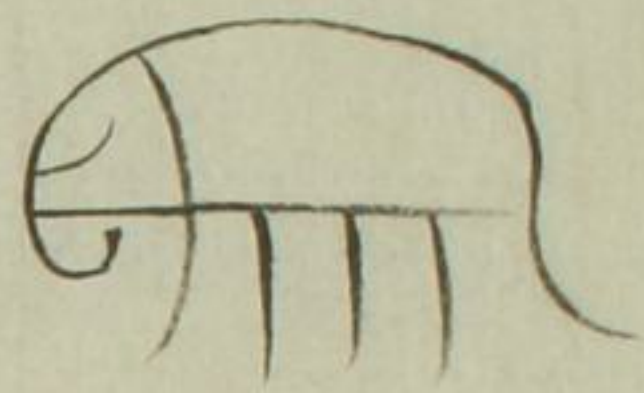
錫下有有字號下有其字商下有有也字

乙下有且吐言之乙五字

商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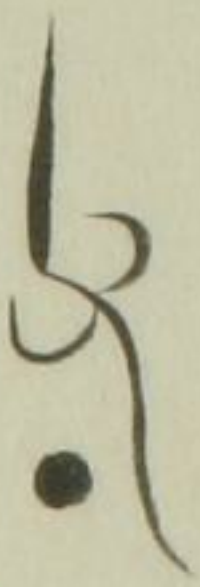
象尊



象

右尊銘全作象形頭目尾足皆具象形篆也周官司尊彝春祠夏禴其再獻用兩象尊以象銘蓋其宜矣款識

父丁尊



父丁

右尊銘父丁蓋子為父丁作此尊耳父丁者

商君之號也款識

鬲父已尊



鬲父已

右銘作鬲象形篆也疑作器者之名耳款識  
亞人辛尊



亞人辛

右銘曰亞人辛亞者次也亦宗廟之器也商之君以辛名者多矣曰祖辛曰小辛曰廩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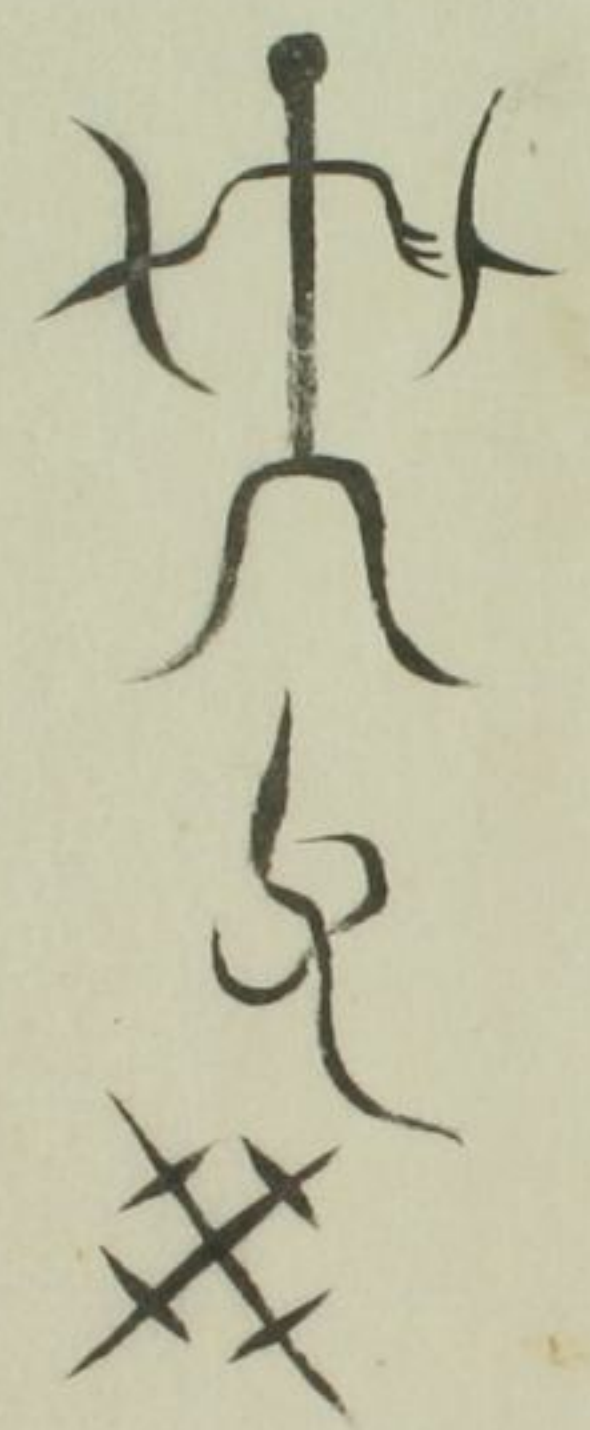
而此言人辛者乃商君之號辛者耳且此君也而謂之人蓋二帝而上體天以治人故謂之帝三代而下修人以舉天故謂之王王也者道也故記禮者稱商則曰商人稱周則曰周人焉款識

父癸尊



父癸

右銘上一字未詳必作噐者之名也款識  
執刀父癸尊



子執父癸

右銘上一字乃子執二刀蓋子為父作此廟噐耳執力者如羞濟則執鸞刀以見其竭力從事于祭享之間也下文言父則知執刀者為子矣

從單尊



作從單

右銘曰作從者謂從噐也猶品之有從單姓



也至周最為大族知其原有出于此款識

古今法書苑卷之四十五

古今法書苑卷之四十六

吳郡王世貞元美甫編  
十二之金二

商兄丁尊



益



器

右銘云兄丁大下一字作鷄形當是其弟為  
兄丁作此尊也按商有沃丁仲丁武丁庚丁  
太丁之別然則兄弟傳國者獨有太庚外壬



而太庚之兄曰沃丁外壬之兄曰仲丁蓋不知其為太庚與外壬之所作也銘雞者周官司尊彝六彝有雞六尊無雞此尊也而以雞銘之者恐商之世其制未分耳周之禮樂庶事監二代而獨備于是尊彝析而為二焉

識款

人癸尊

右銘上一字作立戈形字書云戈從不得已

而用欲一而止今尊為酒器而作立戈之狀不特如鼎之節飲食又欲一而止之不至于流酒也故凡酒器制字之義必示其戒曰人癸則謂商之主癸也主癸子父乙是為成湯乃知是尊為湯宗廟孝享之器明矣於癸曰猶辛尊曰人辛同意

識款

寶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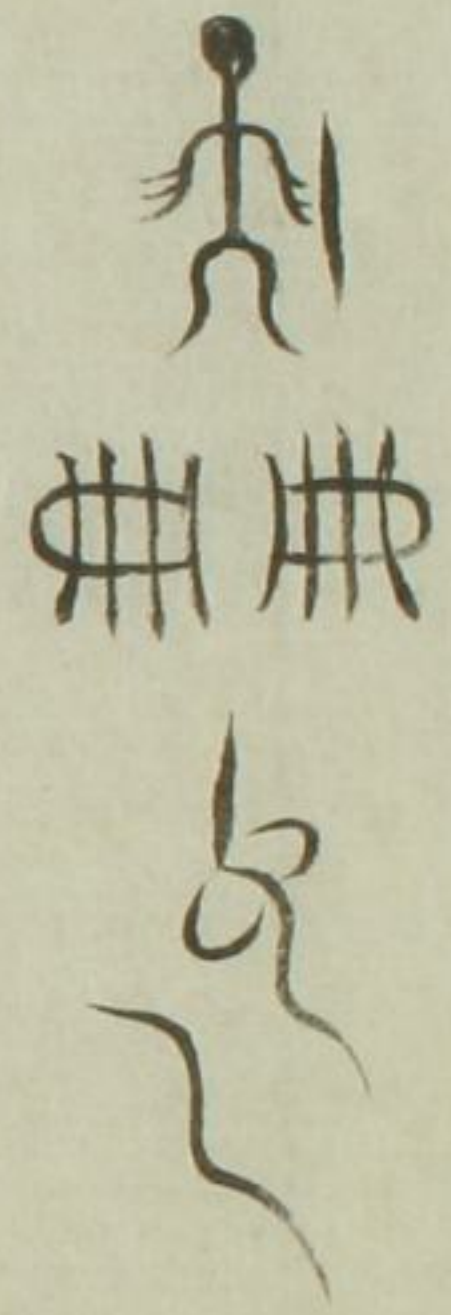
作寶尊彝

右銘云作寶尊彝與商寶卣相似兩字畫一



不同形制未傳但得其款識于古器物銘耳

子朋父乙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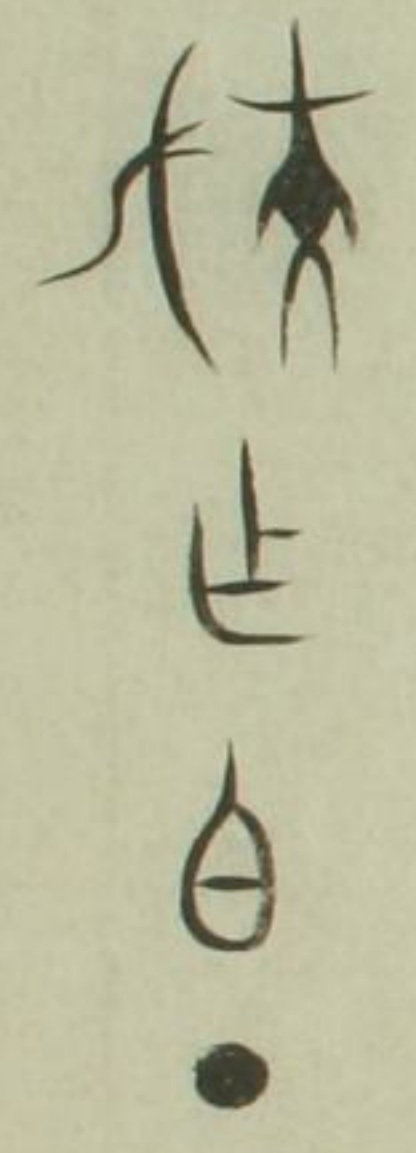
册 子 父 乙 册

凡人君賜有功必為册書以命之此子為父作而亦曰册者蓋謂其有勤王之功然後得作彝器而銘之此所以言册命也識款  
祖戊尊



作祖戊 尊 彝

此尊為太戊作不書名尊其祖也太戊之廟在商稱中宗蓋九世君也是器字畫不拘于偏旁位置或左而右或右而左點畫煩簡亦不較耳蓋純質未鑿于世俗之習渾厚端雅若有道之士焉識款  
文戊祖丁尊



文 戊 作 祖 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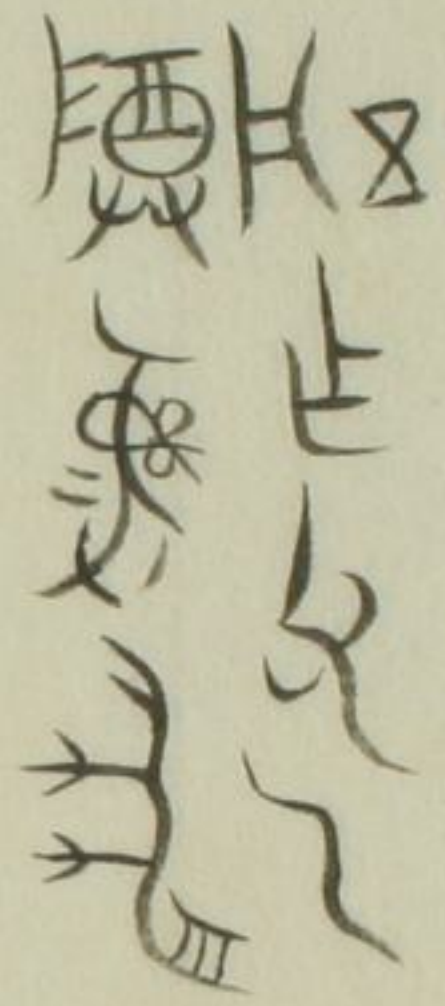


右銘乃孫之尊文戊者為祖丁作此尊耳識

子父已尊  
子執刀者以其有定武功而後世享其宗廟

者必銘其器如樂之武舞也父已者雍已也  
雍已之子是為太戊也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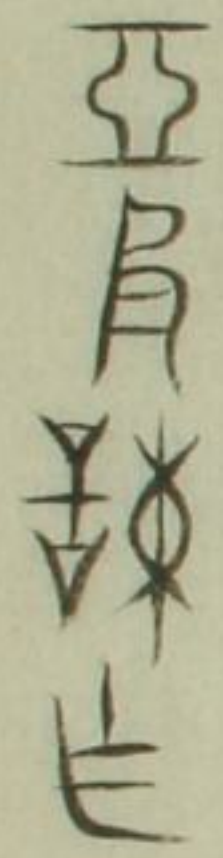
雌尊



周作父乙  
尊彝雌

按博古錄云周官謂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  
用虎雌彝比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今尊也  
而以雌豈非周之雌彝所祀之尊耶今攷周  
禮雌彝之制雌尾長數尺似獼尾末有岐是  
器款識旁刻獸形其尾長而末有岐正雌也  
蓋銘曰五紀其器之數曰周作父乙者蓋商  
有太史周任乙則商之君名乙者豈非作之  
者則任耶識

諫尊



亞  
諫作



父乙尊彝

父巳尊彝

右銘亞下一字未詳言諫則作器者之名為父巳作尊彝以薦于考廟也識款

辛未父癸尊

耕止父癸

辛未父癸

寶尊彝

寶尊彝

右銘亦子為父癸作寶尊彝後一字未詳必作器者之名識款

甚父戊尊

甚父

甚父

丙子

丙子

甚作父戊

甚作父戊

寶尊丙子

寶尊丙子

右銘同器甚則其名耳後一字似丙而非未詳識款

丁亥父山尊

丁亥壽子虎

丁亥壽子虎

小用作

小用作

父乙尊彝亞

父乙尊彝亞

右銘字畫奇古不容盡識乃丁亥壽子為父



乙作此尊耳款識

商彝

已舉彝



已舉

已者在商八世君有雍已疑謂是也昔李公麟得古爵于壽陽紫金山腹有二字曰已舉王玠獲古爵於洛亦有二字曰丁舉字體正與此同款識

主孫彝



右銘曰主孫明其主祭者為孫也款識

虎方彝



虎方

右銘上一字象虎皮之形乃虎字也銘曰虎方博古云猶虎方也周南宮中鼎兩器皆云伐反虎方之季豈謂是歟款識

父乙彝



父乙

按乙之號在商有天乙有祖乙有小乙有武



乙惟太丁之子止曰乙且此言父乙者蓋不知其為何乙也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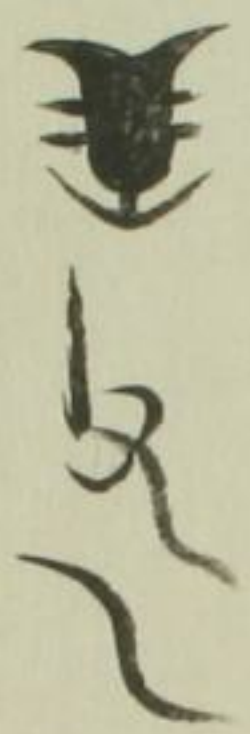
父甲彝



子父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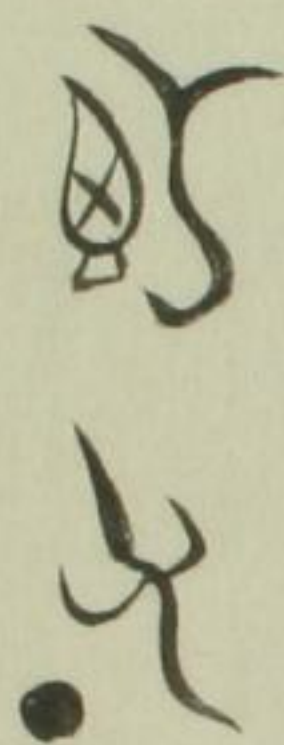
商之君十有七世以甲稱者五若沃丁祖乙南庚之類皆甲之子也言父甲則子為父設之矣但不知其為何甲而設也子字正作立戈之形亦所以銘武功耳款識

父乙彝



父乙

父丁彝



父丁

右二銘皆上一字未詳必作器者之名氏也子孫彝



子孫

右銘前二字曰子孫後一字未詳款識鷹父癸彝





鷹  
父癸

右銘前一字正作鷹之狀象形篆也乃作器者之名氏耳 款識

虎首彝



作寶彝

是器不書名而曰作寶彝然耳作虎首得非所謂虎彝者耶 款識  
子孫拱日彝



子孫

是器銘曰子孫而孫作兩首拱戴日之狀蓋取日以象君道也尊君道則知盡臣子之禮銘甚簡商人尚質于斯可見矣 款識

孟祖辛彝

孟祖辛



孟言名或氏也乃孫為祖辛作此器耳 款識  
單父丁彝



子單  
孫孫父丁



單其姓也上作立戈之狀者子也挾腹兩旁者孫也單氏子孫為父丁作此器耳

隳彝

甲辰止

隳作寶

尊彝

尊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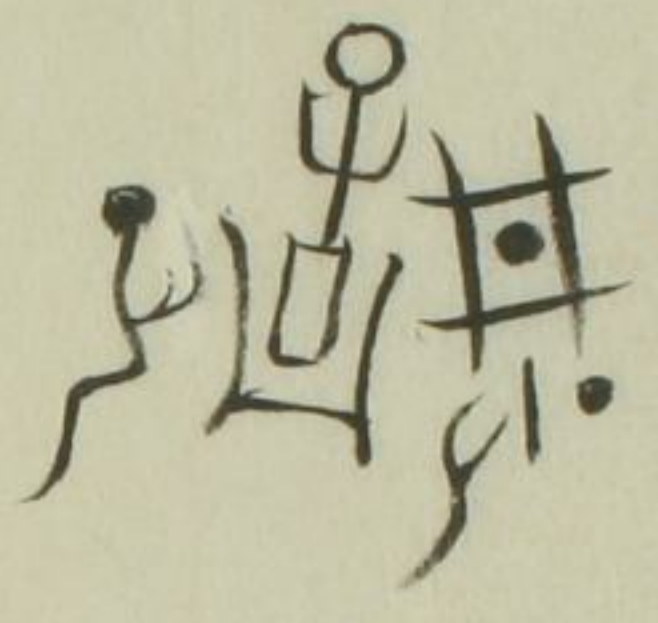
銘曰隳者蓋莫知其名與氏也

孟孫父丁彝

邢父丁

孟

孫



孟孫為父丁作此彝又言邢者未詳其義



亞形中足父巳

考古云若足跡者如左右手之形此右足也李伯時又有一壘為左足疑古之左右手如此款識

子孫父巳彝一

父巳

父巳

北

折孫子



子孫父巳彝二



同上



按吕氏攷古云銘文純作畫象盖造書之始其象形如此後世彌文漸更筆畫以便宜書其文有若大小人形者盖調孫與子也小者孫大者子非字博古錄云是析字言析子孫乃貽厥子孫之意 欵識 言父癸彝



止父癸 欵識

言 作父癸

尊 彝

右銘按考古云藏京兆吕氏上一字曰言者名氏也為父癸作此尊彝然彝字極古王楚云彝以席雖為形 象席首此彝 如此席首耳 欵識

子孫父辛彝



作父辛彝



析孫子



博古錄云凡商器以此銘者多矣言父辛則若祖辛之類是也 欵識

父乙彝

諸

止父乙彝

作父乙彝

右銘三字未詳父乙者商君之號也 欵識

右父乙彝銘其器鼎也而謂之彝者案說文彝宗廟常器然以古器欵識考之商以前凡器通謂之彝至周以後有六彝之銘於是直以盛鬱鬯之尊為彝其名與諸器始分矣此

鼎蓋商器云 金石錄

父乙尊彝

李丕緒得古彝銘曰作父乙尊彝其下為雌形或疑其制余曰此古宗彝也其在有虞氏之世不則自商以前其制得於此未可知也書曰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孔安國以繪為會謂彝尊亦以山龍華蟲飾之鄭康成曰宗廟之器鬱尊虞氏以上虎雖而已聖人以飾尊則於服以宗彝所飾而為絺繡自漢至今學者嘗疑之以



父乙尊彝考者可以信也方虞氏尊用席雖則非一器矣丹陽蔡氏得祖丁彝為席形考古圖不能推見虞氏宗彝之制迺為兕形古人飾器各以其意席為義雖為智觀其飾可以知其意雖禹屬其尾岐出今於彝可考而見也或曰乙丁商人尚質其稱蓋云考之於禮幼名冠字死謚自周以然其在商夏則以丁壬癸甲為別知虞氏之世亦若是也記者猶曰辛壬則於名可知矣

廣川書跋

古父丁彝銘

古作父

丁寶尊

彝

銘曰古者或氏也商以丁為號者六此曰父丁不知其為誰也

欵識

伯作父丁寶尊彝銘

傳言人年二十有父之道朋友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年五十矣耆艾轉尊又舍其字直以伯仲別之此周公定禮以變殷制如此今日伯作父丁殆以名著不諱其死此殷



禮也殷人無字見者又伯仲之稱不必五十  
故以生號仍為死後之稱則父丁是也若二  
十稱伯則以南某配之五十之後直呼伯仲  
知殷禮異矣 廣川書跋

伊彝

介 四 初 吉 戎 尹

六月初吉癸卯

伊 尹 於 于 辛 辛

伊 從于辛字

伊 妣 辛 辛 辛 辛

伊 廢 辛 事 承 禾

全 用 止 父 伊 彝 山

金 用 作 父 尊 彝 山

右銘文二字未辨後云用作父尊彝山山作

三峰之狀象形篆也又一字三禾恐是象形

禾字如禾父已鼎作二禾同意 款識

乙酉父丁彝

乙酉 父 丁 彝

工 屯 不 戈 彝 彝 彝 彝

一 三 日 王 介 祝 三 日

用 止 父 酒 彝 彝 不 日

乙酉商貝王日而 錫

上母不戒邁旅武



乙四日惟王六祀四日

崔內

睿豐豆

用作父丁尊彝 币子

右銘文甚古云惟王六祀四日又曰作父丁尊彝其為商器無疑也 款識

己酉戌命彝

己酉戌命彝  
乙酉戌命彝  
乙酉戌命彝  
乙酉戌命彝  
乙酉戌命彝  
乙酉戌命彝  
乙酉戌命彝  
乙酉戌命彝

祀世  
乙酉戌命尊宜于  
招敬賡  
九律  
商貝朋方夜用室  
圍宗彝九月惟王  
祀世昌五惟禾束

右銘三十有七博古第為周器然銘文全類商兄癸酉殆一時器也姑列于商彝之末曰己酉者紀其歲也曰戌者守也以此而有所守如春秋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戌葵丘之會



宜于招徽者以言其别故旌以别之如衮衣  
取藻朱黻紱之類商貝朋方者五貝為朋如  
詩錫我百朋言其錄之多用室圍宗彝者彝  
宗廟之常器如周官所載六彝之類也

欵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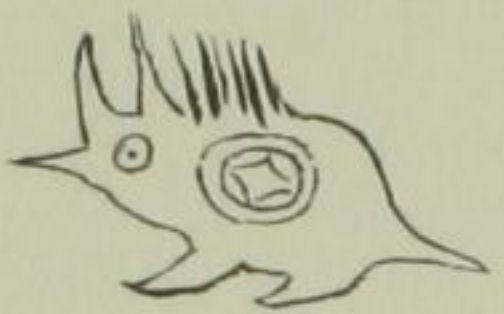
兄癸彝

右凡癸彝銘藏頴昌韓氏盖底皆有銘凡商  
器欵識多者不過數字而此器獨二十餘字  
尤為奇古

金石錄

商卣

兄卣



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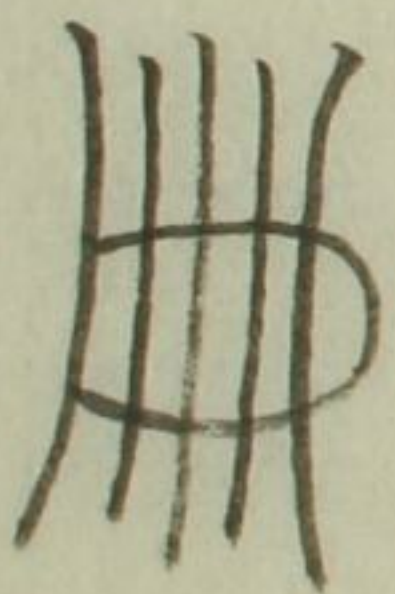


器

盖器皆有銘作兕形語曰虬兕出于柙則兕  
非馴獸有害於人者故音人用以為罰爵曰  
稱彼兕觥是也則宜卣亦有兕焉

欵識

冊卣



冊

盖器皆有銘曰冊者所以承君之錫然後享



于祖廟之器故必言冊以紀君之命商人辭  
畧故一言而意足 欵識

田白



按博古錄云田者粢盛之所自出而白之為  
器中尊也詩所謂秬鬯者正一稔二米之謂  
焉銘田者豈非追本而為言耶 欵識

三戈白



右銘一字作立戈博古錄云書稱四人綦矢  
執戈又曰兗之戈在東房則戈於五兵為利  
器字書云戈從一不得已而用欲一而止以  
此銘器蓋亦示戒之義 欵識

史白



史

曰史者史言其官有以史為氏族者因其官  
而受氏焉 欵識

卦象白





案重修博古圖錄云蓋器之銘皆作卦象觀  
 古文畫卦奇以象乎陽耦以象乎陰一奇一  
 耦而陰陽之道全一虛一實而消息之理備  
 然易始八卦而文王重之為六十四卦夏曰  
 連山商曰歸藏周曰易是卦也上下爻皆陽  
 有乾之象中二爻皆陰有坤之象虛其中六  
 取象于器所謂黃流在中者義或在焉雖不  
 見于書惟漢楊雄作太玄八十一首擬易曰

方州部家今爭首一方三州一家與此占卦  
 象一同雄于漢最號博聞殆亦有自而作耶

識款

執匕父丁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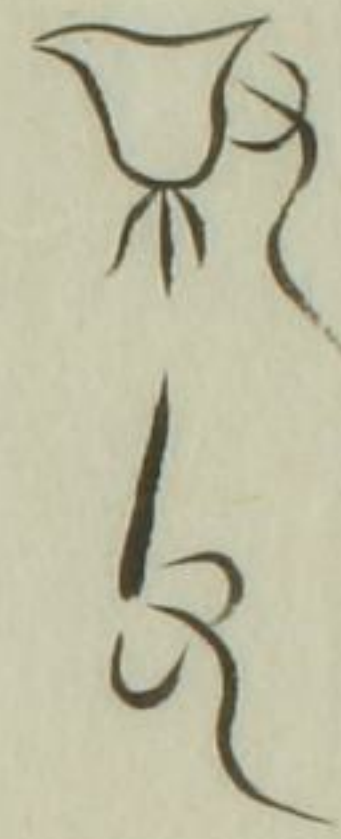
凡以 ● 手執已父丁   ● 同上

案重修博古圖錄云銘曰父丁又作手執匕  
 形于其上祭祀之義以養為主而匕所以示  
 其養也于禮可見之夫饗人掌割烹之事也  
 而曰概俎鼎于饗饗則匕所以載鼎實耳又



廩人掌米入之藏也而曰概匕與敦于廩爨則亦所以已黍稷焉詩曰有饜簋殮有捄棘匕則敦與簋皆盛稷器其為用於食也明矣然則匕於飲食無所不用宜其以養為主也貞之為器宜以以養為先焉 款識

執爵父丁貞



子執爵父丁

右銘三字上一字如手執爵形博古攷之狀口引如流下列三足有爵之狀旁畫說文謂

右手也按禮記曰孝子如執玉如捧盈洞洞屬屬然如將失之則以手附爵蓋見于如將失之意非盡其欽而欽者孰能臻此商之君以丁為號者六曰父丁則未詳其為何丁也

款識

執于父癸貞



子執父癸

博古錄云上為人形兩手各持干按周官司干掌舞器祭祀舞者既陳且受武器既舞則



受之賓饗亦如之然則祭于廟用于賓設于饗禮莫不皆有于舞焉有是功斯有是舞以稱之銘曰父癸則明爲子以奉其父者商之時號報癸者成湯之父也湯以武得天下其所舞朱干玉戚也亦取夫干以自衛不事乎兵之道歟

欵識

世母辛白

母辛

世母辛

博古錄云蓋器皆有銘其五字上一字作三又說文世字從三十故以此爲世字以世爲銘者蓋欲世世傳之子孫不絕而已且三又又意其爲五字從二一而交之象陰陽交于之義天數窮于九地數終于六九六之數合爲十五而天地之數備三又者十五也古之聖人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故以之制器而天地之數寓焉是則制字之妙未易以一理推也且辛爲商號而曰母辛則商史所謂辛母者是也蓋古人命辭或上或下其變易類



多如此 款識

祖更史 卣

且甫 卣

祖庚史

銘曰祖更史則祖更時之卣此人臣之享宗廟非君錫彝器則不可得而專有故以祖庚史銘之 款識

辛父舉 卣

十 卣

辛父舉

博古錄云右銘三字曰辛父舉按周有天下

立二王後乃封紂子武庚於宋以續商祀武庚被誅又封微子啓代商後俾得用天子禮樂故凡器用服飾一遵商制詩所謂亦白其馬以商尚白而不從周之尚赤也然則宗廟祭祀其亦遵商明矣自微子至于倍公舉實為父世則其得用商禮可知是卣商卣也而曰父舉則是倍公舉也 款識

立戈父 卣

子 卣

子立戈父 卣

子之字正作立戈形前篇已屢釋之矣所以



銘武功也按商之十世君曰雍已此曰父已  
則是其子銘其父之祀器也故雍已之子是  
為小甲是器當小甲之世為之耳款識

內言卣

則合

內言

內言卣

同上

蓋器各有銘三字雖大小之不同其字畫不

少異惟中一字未詳款識

子父癸卣

子執父癸

按考古云此器藏盧江李氏子執戈者子為  
父癸作此器以銘其有武功耳款識

木父已卣

攷古云木者其氏族耳蓋子為父已作此卣  
也款識



亞父乙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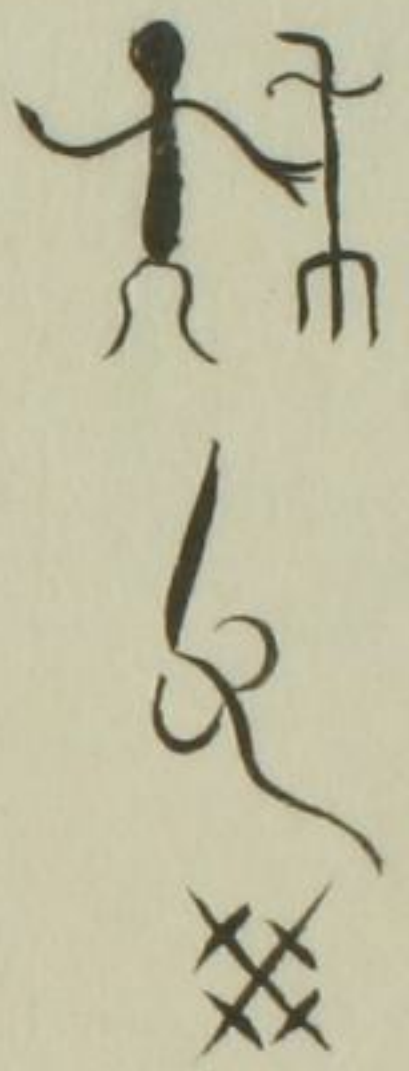
亞形中  
乙父



同上

此銘亞形中作父乙蓋子為父乙作廟器也  
言亞者廟室也 款識

子孫父癸貞



孫立  
子父癸

按王楚集韻以立戈橫戈竝釋為子孫字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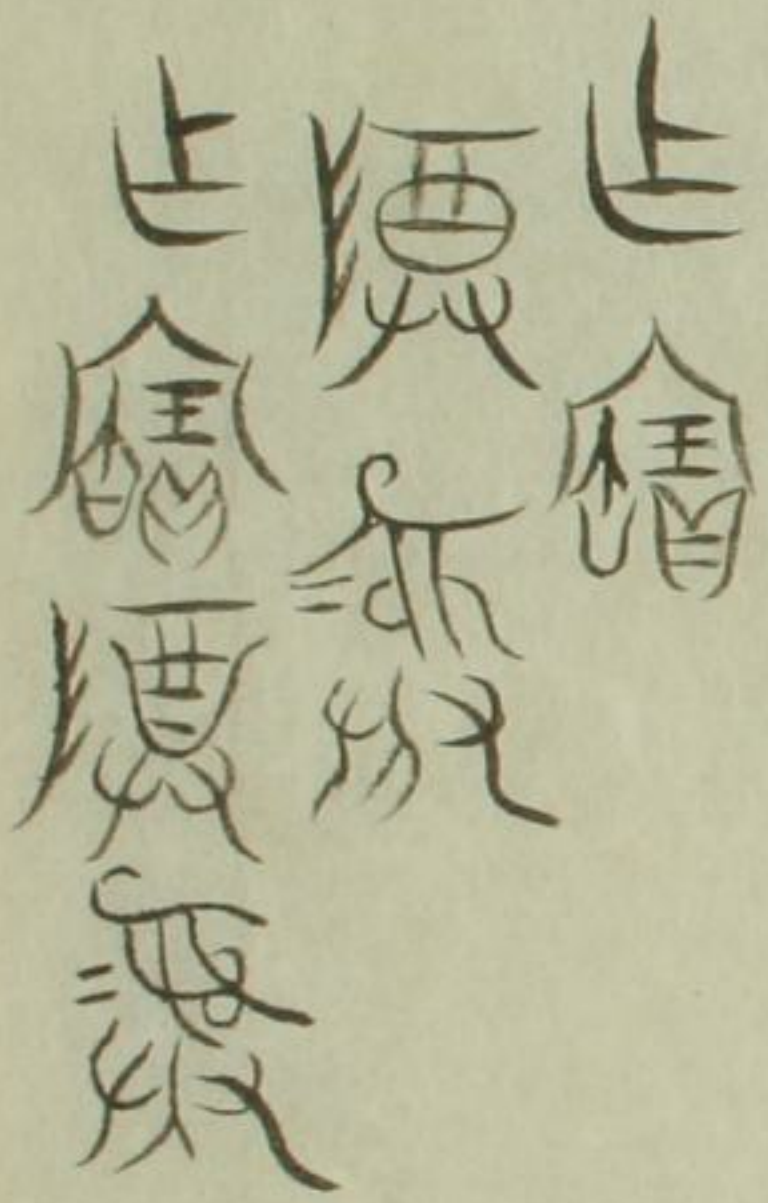
氏攷古又云大者為子小者為孫欲其承之  
非一世也父癸者商君之號也 款識

寶貞一



作寶  
尊彝

寶貞二





右二器皆自後一器蓋器皆有銘不書作者之名而直謂之尊彝蓋不可考也 款識  
貝父辛自

三矢在格上 貝父辛

同上

按博古錄云蓋器皆有銘銘皆四字曰貝父辛上一字格上置三矢按書文侯彤弓一彤

矢百盧弓一一生二生三生三三生萬物則三者總數耳又詩言菁菁者莪此育材之詩也又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而釋者謂古者貨貝五貝為朋則人君之錫臣下亦有及於貝者書言六貝在西房蓋國之所寶也以貝銘之鹵間是亦象矢之義也父辛則指其人而已矣 款識

足跡父巳自

足跡父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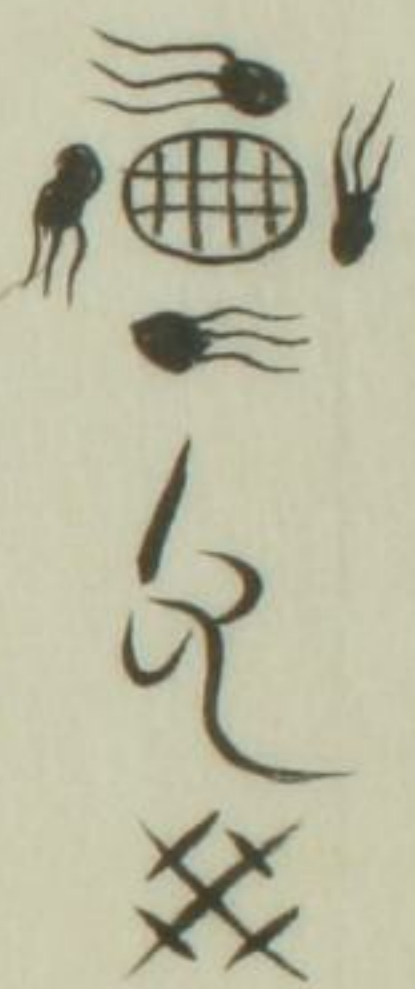
右銘藏盧江李氏上為足跡中一字未詳必



其名氏也下曰父巳蓋子為父巳作此器耳

款識

舉冊父癸貞



舉父癸

前所載冊鹵蓋器皆有一冊字言承君之錫然後享于祖廟以紀君之命也此貞作冊而圍木之文作兩人四手共舉之狀尤見其致欽之義焉 款識

母乙貞



作母乙

子立

子為母乙作貞而子亦作立戈之形蓋立身揚名以顯父母之謂也 款識

子孫父乙貞



析孫子父乙

李伯時所藏子孫父乙貞作非而此作非皆析字也博古云析子孫有貽厥子孫之意 款識

父丙貞



𠄎

手執未

二矢 父丙

銘如弓形并手執二矢飾以弓矢者意其平日所嗜好而子孫之所以享祖考當以是求之也 欵識

祖乙卣

𠄎

孫執作祖乙

𠄎

寶尊彝

祖乙者河亶甲之子也孫象形而手執刀凡於祭饗未嘗不竭力從事以職其勞耳禮記云祖而割烹義取諸此 欵識

祖丁卣

𠄎

瞿犧冊 祖丁

按博古錄云銘曰瞿者質諸經傳無所見而商有瞿父鼎亦作兩目相竝年與此卣同寔一時之制曰祖丁者商十四世君祖辛之子也中為犧形下為兩冊皆取象于物而書畫



未分至周官司尊彝有曰犧尊者飾犧牛盖所因者商之遺意耳書以兩冊所以為冊命也亦猶康王命畢公而曰冊畢制器尚象其義如此 欵識

右祖丁彝銘藏蔡肇天啓舍人家呂氏考古圖載李氏錄云祖丁者商之十四世帝祖丁也予案夏商時人淳質皆以甲乙為號今世人家所藏彝器銘文如此類甚眾未必帝祖丁也李氏名公麟字伯時父有古器圖一卷行于世云 金石錄

子父已自

子 作父已

寶 尊 彝

銘言父已者商君也子象形而右手持刀按商祖之凶銘文皆類此盖欲示孝子親職其躬以明割牲之義也詩云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凡以是也 欵識

冀父辛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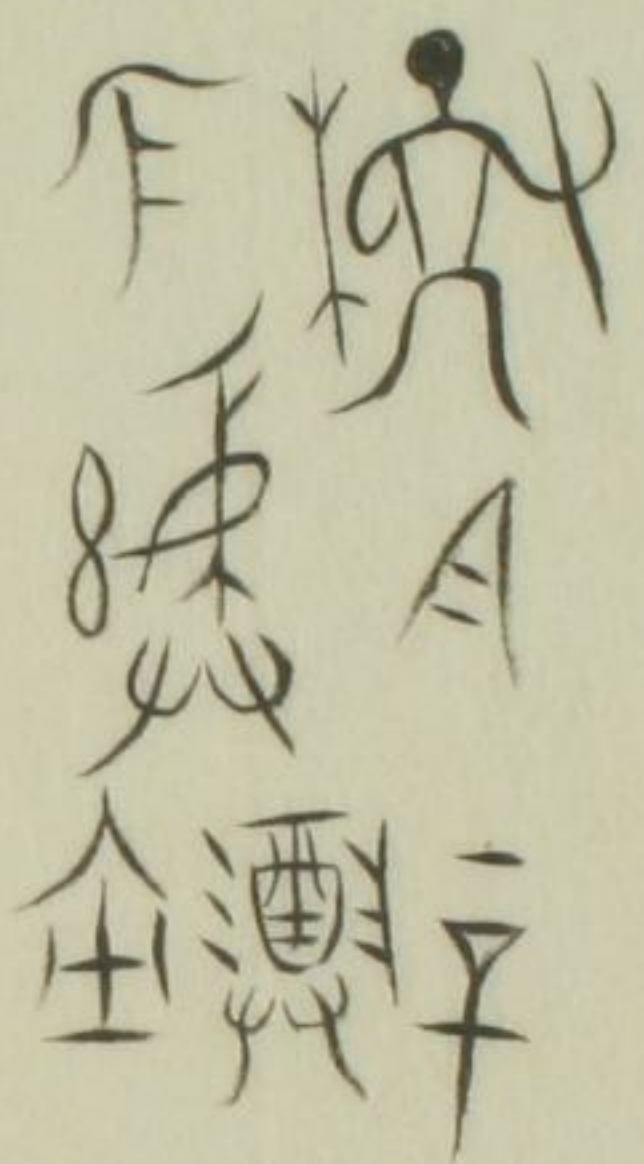
冀作父辛

旅 彝 亞



冀者國名也昔人受封於此則後世食采於所封之地復以為氏焉父辛商號也曰旅彛者昔人嘗謂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則旅舉其象也考諸銘識甌曰旅甌敦曰旅敦匝曰旅匝簋曰旅簋義率如此其後作亞形者又以象其藏主石室之制蓋宗廟之器也 款識

祖辛卣



孫 左執戟  
右執木 祖辛  
 作彛尊 寶

博古錄云銘七字曰祖辛作寶尊彛又象人形右執木左執戟者孫也案商十四代君曰祖辛蓋祖乙之子沃甲之兄祖丁之父也孫執木執戟者殆是其武舞也木當是朱于戟當是兵舞昔舜之時舞于羽于兩階以格有苗則五帝之前其武舞亦所不廢武王之樂曰大武而舞如之則二王之後其用以濟時者又所不敢忘武也豈商之時獨不然耶攷商有天下至祖乙而復興祖辛繼之而善述其事則于以自衛戟以攘敵者于祖辛有之



也宜銘是器以旌之又嘗求其用武之由固  
有文舞有武舞凡山川之祀社稷之祀四方  
之祀與其持盈守文之君皆以羽髦之舞而  
文舞是也若以武得天下故於是有干舞焉  
武舞是也祖辛之迹不見于經傳而特有此  
武舞固可以類求矣 欵識

古今法書苑卷之四十六



